

印象

6月15日，冯骥才在大会闭幕后为与会代表签名。
陈佩 摄



多年来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鼓与呼—— “大冯”的民间文化情怀

“每一次大会像是一次火炬传递，就是从前一代人手里接过火炬，高高擎起，不能叫它灭了，还要叫它加倍夺目地燃烧，照亮我们的今天与明天。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一定能做到！”此刻，成为名誉主席的冯骥才，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依然在耳边萦绕，他被他毕生奋斗的事业激励着，时刻不忘传递精神火种。

6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闭幕。卸任后的冯骥才依然步履稳健，并没有因此停下为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奔波的脚步。会议期间，人们看到的依然是激情四溢、不知疲倦的冯骥才。今年初，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冯骥才三部中国文化遗产著作《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与《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以及《冯骥才》、《俗世奇人2》等精品力作，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完成如此煌煌著作，这些作品的背后站着一个怎样的灵魂？

倡导文化遗产日 引领文化大普查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被人们亲切地叫做“大冯”，他身材高大，手掌也很大，和你握起手来，敦厚而有力。1994年之后，冯骥才似乎从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向文化学者转身，开始奔跑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继而是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抢救，在很多人眼里，他似乎改变了作家的身份。上个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系列天津卫的“俗世奇人”的故事，引起读书界好评。恰巧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潮。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城市之子的身份大声疾呼，保护旧城文化遗产，他的真挚的呼唤得到了诸多摄影师和各行各业专家的支持，他们集合起来，进行文化采风 and 地毯式考

察，编成了《旧城遗韵》一书，并建议市政府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初步成功，并唤起民众参与文化保护的意识。

在会议间隙，冯骥才与我们谈起，2003年，就在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本介绍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书。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法国文化部长时，倡导“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文化抢救行动，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几年下来，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了如指掌，文化自豪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巴黎保护得好，全靠三个作家：巴尔扎克、梅里美、马尔罗。”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进一步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呼吁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冯骥才被深深触动了，他决意以巴尔扎克、梅里美、马尔罗为师，成为他们的同道者。冯骥才回国后立即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并在全国两会上提议建立中国文化遗产日。2006年提案被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保护从此拉开了全新的一幕，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抢救民间文化遗产 时代与历史赋予的使命

时隔十年的2013年，71岁的冯骥才又去了一次巴黎，他的问题意识总是让他能找到新的思路：在欧洲几国的乡村，他惊讶地发现那里“所有的房子都很美，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脖子上挂着铃铛，山谷里到处都是铃声。篱笆上都编着花，人们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化。”这些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万里之遥的中国：乡村空心化严重，古老文化的载体一天不知道消失多少，没有了乡村，哪来的乡愁？因此，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开始了另外一项更加浩繁的文化工程：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调查，希望能保住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能先尽快建立出档案来。

“记得抢救工程启动之际，冯骥才主席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为了不负前人、不负后人，也为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决定对56个民族‘大到古村落、小到香荷包’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彻底、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把中华民族5000年灿若繁星的文化全部拥进怀中，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这是时代和历史放在我们肩膀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冯骥才的继任者潘鲁生在京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十分感慨地说，寒来暑往，身体力行，冯骥才带领的各地民协会员与专家团队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展开了关于木版年画、唐卡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故事以及民间剪纸艺术的抢救，开展了对民间美术普查、古村落保护、民间杰出文化传承人调查等一系列工作。他围绕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文化现实中的困境与应对，以及民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等展开的思考和实践，充满了忧思和悲情，犀利而深刻，不断拷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良知。

潘鲁生说，仅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工程中，冯骥才带领学术团队建立了活态普查、全记录方式、数字化档案等一系列科学的普查方式，大大拓展了以往美术或民俗调查形式，采取民俗学、人类学、美术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方式，综合运用文字、拍照、录音、录像四合一的手段，对全国各地活态产地进行地毯式普查，不仅编纂出版了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并建成一整套数字化档案。这一系列举措对相关保护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论的作用也将更加现实持久、更有学术价值，成为中国影响力深远的文化大工程，令人叹为观止。

6月15日，15年里连任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卸任，著名学者、艺术家潘鲁生当选新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大会宣布这一消息时，全体代表起立，热情的掌声，停下来又再度响起，久久不能停息。人们以热烈的掌声来礼敬十几年来冯骥才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做出的贡献。

访谈

冯骥才谈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村落保护是项艰巨任务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2015年，冯骥才（右）与潘鲁生（左）在山西后沟村参加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巡礼活动。
潘鲁生 提供



冯骥才（右）冒雨考察。



冯骥才著作《俗世奇人》封面。



冯骥才长年坚持田野调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

冯骥才曾说，“当整个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当社会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给生活梦想”，“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他的文化情怀与担当让他不能满足于当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典籍里的学者。他坚持田野调查，用脚做学问，他的精神一直感染和带动了一批学人，引起社会对中国民间文艺乃至民间文化更广泛的关注。

因为有了忧思与担当，才会有坚实的行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6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在北京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海南日报：记得2008年，海南评选首届历史文化名村（镇）的时候，您接受了韩少功先生的邀请，担任本次评选的总顾问，但您因故未到海南，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冯骥才：海南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韩少功是我的老朋友，他一提出来我就答应了，但那一次没有成行，因为太忙了，海南一直没有来。希望在近期内能够到海南走一走。

海南日报：今年刚刚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有750个，其中海南有11个，中国“非遗”数目也很巨大，这都是中国民协不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您认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保护面临怎样的冲击与压力？

冯骥才：中国在2006年才开始出自己的“非遗”名录，好在十多年过去，家底清楚了，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加起来超过一万项。但我担心的是，日韩等其他国家“非遗”虽然相对少，但每一项后面却都有学者团队支持，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非得国家拨款建项目才行。

在新与旧生活方式的交替中，传承与保护遇到的压力的现实大于想象，因此，我们的民间遗产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深入生活第一线，直面困难，肩负起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